



独具特色的霍山城

沈俊峰

那天，站在霍山的大街上，我竟一时茫然。眼前的霍山城，真的是我过去常来的那座“扁担城”吗？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在霍山县诸佛庵镇上的家军工厂工作，经常在周末骑自行车走一个多小时山路，大汗淋漓地赶到县城参加文学活动。隶属安徽省六安市的霍山县，那时候县城十分简陋，名头响亮的东大街与西大街，从这头跑到那头，不过一公里左右，像一根扁担，“扁担城”的称号由此而来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如今的霍山城发展迅猛，县城面貌早已发生巨大变化。城市该有的气象这里都有，马路、高楼、商场、图书馆、体育馆、饭店、银行……昔日的“扁担城”早已成了历史的记忆。

在我心里，霍山城是很特别的一座城。说起它的特别之处，首先就是这大别山里纯净的空气和水。更重要的，是那震撼人心的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，让人念念不忘。

霍山的森林覆盖率超过70%，境内有多座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。佛子岭、磨子潭、白莲崖3座大型水库，润泽着霍山大地，东涘西阔地扑向霍山城，却在城的半腰处折东向北而去。400多米高的南岳山是霍山居民锻炼的好去处，山下一棵树龄400年的红枫躯干擎天，不远处有清代文峰塔，塔下则是烟波浩渺的溧阳湖……这些，构成了霍山独具特色的山水园林景观，也让霍山这片土地熠熠生辉于大别山的绿色海洋之中。

而大别山著名的三大起义——黄麻起义、商南起义、六霍起义，其中六霍起义就爆发在六安县、霍山县大地上。六霍起义的序幕，就发生在我生活过的诸佛庵镇。

1929年5月初，刘溧西领导的诸佛庵民团起义，在皖西大地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一枪。同年11月，六霍起义全面爆发，西镇、桃源河等地举行了一系列农民暴动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3师。翌年4月12日，红33师攻克霍山县城，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——霍山县苏维埃政府。

我小时候去诸佛庵镇上玩，最喜欢数老街上的“革命烈士”“军人之家”牌匾，几乎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有。参加工作后不久，我还去过诸佛庵镇上刘溧西烈士故居。去年回霍山，我又去参观了镇上的查茂德烈士故居。查茂德12岁就参加了红军。1947年，担任副旅长的他在指挥攻打安阳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，时年28岁。我在查茂德侄子的指引下，冒雨来到烈士故居。没想到，查家故居离我工作过的地方只有几里路。参观结束后，怀着崇敬的心情，我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怀念刘溧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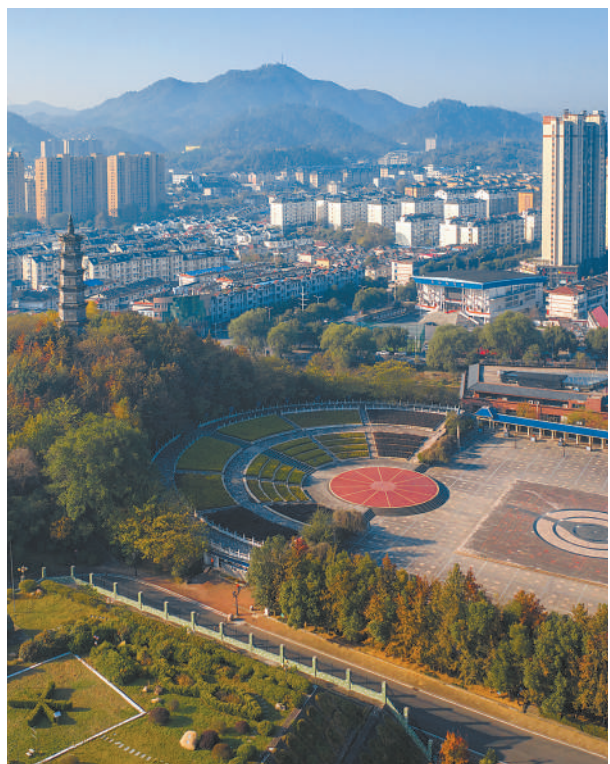
霍山的确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全县人口有20多万，为革命捐躯的有5万人，其中在册烈士就有2977人。如今，霍山城西南建有“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馆”，已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根治淮河，霍山境内先后修建了三座大型水库。为此，县域2/3以上面积成为库区，这使得地处大别山区的霍山经济更加困难。然而，有着大山一般品质的霍山人民，埋头苦干，坚忍不拔。在大别山区县中，霍山率先摘掉了贫穷的帽子。

现在，从县城至诸佛庵等乡镇，都开通了公交车，来去非常方便。近日，又有好消息传来，霍山人民梦寐以求的高铁站即将开工建设。不久之后，我再回霍山，就可以坐高铁，感受一下青山绿水间的贴地飞行了。

下图为霍山城市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

黄大发和乡亲们筑渠的故事

何建明

“擦耳岩”听着就让人胆战心惊。果不其然。山岩是倒着长的，上凸下凹。人在水渠上行走，只能双脚踏入水渠中间。

“凿这一段渠，我们整整用了半年时间。”黄大发一边用手捞着清澈的泉水，一边跟我聊：“那半年，我带着村上五六个骨干就吃住在这里。”

猫腰前行一段后，黄大发指给我看近在眼前的“奇景”：想不到在悬崖绝壁上，竟有一个1立方米大小的洞穴。洞穴内尚残存着一些灰渣和岩壁上的某些人工印痕。

“都是我们干活时留下的。”老人家很自豪地告诉我。

擦耳岩并非“天渠”收笔之处，前面还有10多公里。黄大发说，还有两处非常险要的地方，“跟擦耳岩差不多，就不用看了。”

从山巅下来，我们踏上去往黄大发所在村子的路，那是一条深深的峡谷。

“喏，你看我的渠在那儿……”此刻，老人家仰起头，指着云雾缭绕的半山腰说。

我跟着仰起了头。我看到：在大山的山体上，有一道“刀痕”清晰地刻在那里；它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山峦，宛如系在大山腰际的一条彩带……

二

黄大发所在的草王坝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。这是一个十分偏僻、边远的穷山村。

父母相继离世后，靠吃百家饭长大的黄大发，比谁都懂得感恩村里的每一个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想着最多的：我的命是党和乡亲们给的，我应该为村里干好活！乡亲们也特别看好他，说他做事实在，有着大山的本色。

1958年，23岁的黄大发被推选为草王坝大队大队长。第二年年底，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当了村干部的黄大发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。

可是，乡亲们依然吃不上白米饭，连苞谷汤也不是每家顿顿能吃上。

1962年，黄大发担任了村支书。在一次全体村民参加的会上，黄大发说：“大伙儿信任我，我也不能含糊。今天我把心肝托出来放在这石板上，就是希望大伙儿一起，把草王坝最大的事办了！”随后，他张开手掌，铆足了劲往石头上连连拍了十几下。

“啥子事嘛，你快说！我们听你的！”村民们等着黄大发说话。

“我想让大伙儿吃上白米饭！”黄大发连吼三声，喊声在大山里久久回响。黄大发的话，让许多村民当场流下眼泪。是啊，大家实在是太想吃上白米饭了！

可村民们知道，要吃上白米饭，就得种稻子。种稻子就得有水。然而，这儿尽是干旱的大山，水从哪儿来呀？他们开始嘀咕。

黄大发认真地告诉大家，他要从“天上”把水引到草王坝来！

天上引水来？这咋可能？人们议论纷纷。

黄大发指指身后的大山，信心满满地说：“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后面是太阴山。太阴山再往后，有条螺蛳河。那螺蛳河的地势高出草王坝许多，等于在我们头顶的‘天上’。把螺蛳河的水引到咱们这儿，不就是从‘天上’引水吗？”

“这主意好！”众人一听，纷纷响应。

“好！那从今往后，我们草王坝就要干一件从没干过的事——凿渠引水，吃白米饭！”

“凿渠引水，吃白米饭！”草王

坝的晒谷场上，口号声阵阵。激起回声，在群峰间此起彼伏……

“想吃白米饭的跟我上山去！”正式上山的那天清晨，黄大发就喊了这一句话，便招来村里几十个壮年汉子加入了上山挖渠的队伍。

山岩上，一壶酒，一丛火苗，外加一碗苞谷沙饭和几只山果。开山筑渠的战幕，就这样拉开了……

三

此后的十几年里，只要农闲时节，黄大发就带领村民们上山筑渠。当太阳从山岭里探出头时，草王坝人的劳动号子已在大山中激昂地响起了。那千米悬崖上的开山凿渠现场异常壮观：男人们大力地抡起铁锤，妇女们帮忙搬运石块，连老人和孩子也来帮手添力……

仅用短短的一个冬天，草王坝人便凭着一身胆气和干劲，用双手和铁锤钢钎，硬是在悬崖石壁上一点一点抠、一寸一寸凿，凿出了近3公里长的石渠。

“年后我们再加把劲，争取三年拿下引水渠！”黄大发举杯谢乡亲。然而，大山似乎并不想给黄大发那么如意的好事，也执意想考验一下草王坝人。某一日，它突然一个变脸，整个草王坝便笼罩在寒雨冷风之中。这一年春节前后，草王坝下的大雨，不仅时间长，而且雨量最大。最要命的是，还出现了少有的“冻雨”现象，把整个上山山下的地面冻得像冰面一样滑溜。

黄大发如坐针毡：山上挖好的渠道啥样了嘛？他心急如焚，可又没法上山去。

眼看就要到春耕时节，这可坏天气还没完，人们无法上山。黄大发心急如焚。今年的渠道咋修呀！

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际，事情有了转机。一位村民抱来一捆草干干，将草干干绑在自己的脚上，然后在黄大发面前转了两圈。

“好！就它了！”黄大发大喜。在黄大发带领下，一支冒着刺骨寒风的“草脚队”勇敢地向着大山进发了……

可是，上山之后的黄大发，顿时瘫软了。原来，天一暖，厚冰块将刚刚修实的渠壁全都给融酥塌陷了！

“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！”那位村民又向黄大发建议：“我看老辈子曾经用过石灰加固水沟，石灰有黏性，应该也可以加固石壁。”

黄大发和村里人都觉得这是个法子。于是，又是一场背石灰大战。几十吨石灰，由上百个壮劳力，像蚂蚁拉骨头一样，从草王坝驮到了十几里外的山崖沟渠处。

谁知，黄大发他们用双手一米一米加固起来的渠道，竟又被一场“端阳水”冲得稀里哗啦，重新修好的水渠塌了塌，倒的倒……

眼睁睁看着3公里长的石渠转眼间变成一条烂泥沟，黄大发“扑通”一屁股坐进了沟渠里，泪水跟着大雨一起落下……

乡亲们本以为，黄大发会就此作罢。没想到，黄大发又斗志昂扬地来到村里的晒谷场，放开嗓门，对大家说：“毛主席早说过，愚公能移山，靠的就是子子孙孙不断力，一代接一代地挖，直到挖完为止。从螺蛳河到草王坝共十几公里的路，挖一米，就短一米。困难肯定有，但它吓不倒咱！只要大伙儿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就算再长十里百里的沟渠，我们也要靠十只手指把它抠出来！”

战鼓再次擂响。开山修渠的战斗，越到后来越发艰巨。30多里长的石渠，绵亘蜿蜒，如何保证水能在渠道里越走越

畅，一直流到草王坝？没有任何水利工程专业知识的黄大发他们，如何解决施工中的这道难题？

“我们就用几根竹竿，在山上山下来回地比划着，凭眼睛目测，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开山劈道……”后来才知道这个土法其实是行不通的！可当时我们只能这样干！”黄大发说。

草王坝的乡亲们告诉我，那些年里，大伙儿除了庄稼地里的活儿，其余时间就是开山挖渠。山里吃、山里宿，已经成为村里人的习惯。

黄大发便是这样带领村民，仅凭一锤一钎、一担一筐，在大山的悬崖上，一寸一寸往前挖凿…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。

“明天我们要把这峰打出个窟窿来，让水往咱草王坝流……”黄大发指向挡在面前的一座山峰说。

“要挖隧道了？这能行吗？咱又没钻山的机器……”有人望着高耸的山峰，胆怯了。

“别说晦气话！”黄大发生气了：“没有钻山的机器，可咱们有打天的拳头！”他抡起双拳，有力地挥动着。

打隧道的战斗开始。黄大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。原本沿山壁而走的沟渠，靠竹竿马马虎虎弄成一条直线，并由此凿石刨沟。可这大山腹部对穿一条“沟沟”，对不准的话将是什么后果！

土法已经失灵。黄大发一时想不出高招，急得直抓头。

“有办法的！”村里与黄大发同岁的一位村民说：“见过老人用茶盘装满沙子，放在山顶，再用两根绳子垂直交叉于泥沙上，纵向的一根固定在茶盘，横向的一根则标志出隧道掘进的方向……”

真是个好办法！黄大发一听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一溜烟，他“飞”到了山的另一端。

这里，一队民兵们正等着黄大发下命令，他们是担任隧道战斗的两支青年突击队。

“大家都听着：这回在山腰里打洞，咱谁也没干过。但不用怕！”黄大发特意站在一块高过自己两米多的大岩石上，而且把声音又提高了几度，喊道：“一年的工作量，半年拿下，大伙儿有没有信心？”

“有——！”回答声响彻山谷。黄大发组织两支隊伍在山体的两个不同位置，向着相对的方向一起开始凿山洞……

草王坝人修水渠的事情，也感动了上级。在打隧道的关键时刻，他们获得了8000元资金。有了这笔钱，黄大发心里更有底了。

战斗可以开始了！黄大发在山体的两端来回奔跑并嚷嚷。

最怕的是炸药点了没动静。这个时候，让人不知所措。

每逢此时，黄大发的脸总是铁青。他把其他人远远地挡在身后，自己用厚棉衣将头裹成一个结实，然后独自朝山洞里走……

所有人屏住呼吸，目不转睛地瞅着黄大发的身影走进漆黑的山洞，直至消失。

“轰隆——”山洞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一股冲鼻的硝烟随即喷出。“大发——”“支书——”人们焦急的喊声此起彼伏地响起。

只见黄大发全身冒着烟尘，出现在村民们面前：“我又没有死，你们哭啥个啥嘛！”

山洞再一次向纵深凿进了十几米……

经过半年的苦战，山洞打通了。十几里长的渠道也早已挖成，在山腰上划出一道奇观。

然而，让人失望的是，这条渠根本引不上源头的水。这是咋回事？原来，在山峰之间的水渠会合

之处，由于用的是土法，出现了近百米的落差……

草王坝村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悲恸。最无法接受现实的是黄大发，这一次，他真的绝望了。他甚至想到跳崖，用生命向全村人“赎罪”。

“爸，我没离开草王坝，就是想看到你让全家吃上白米饭，让村上人吃上白米饭，我相信爸你能做得到！”女儿揪住了他的衣袖，眼泪汪汪地说。

黄大发的心软了，跳崖的脚步收住了。但是，他不再继续担任村支书……

四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贵州大地连续几年极度干旱，山区许多地方几乎颗粒无收。

“老书记引我们开山引水的事情没有错！”“我们要吃白米饭！”草王坝的乡亲们又想到了黄大发。自学过3年水利工程知识的黄大发再次担任了村支书。

这一年黄大发已近60岁。为了草王坝，为了30多年前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，他毅然再度担任村支书，担起了重修渠引水的重任。

只是这一次他更相信科学的力量。在接任村支书的第二天，黄大发穿着一双解放鞋，独自从村里走向县城，整整走了两天。他来到县里的水利局，请求专家支援草王坝的筑渠工程。

“只要我不死，就让大伙儿相信咱党员说的话是算数的，就要让村里人吃上白米饭……”黄大发几近声泪俱下。

他感动了所有想帮助他的人。水利局及时派出专家，同时又在资金等方面力所能及地给予草王坝村以支持。

不过，开山筑渠的大事仍然需要黄大发他们自己来完成。“我这辈子就一个心愿：让你们吃上白米饭！如果谁相信我的话，那就跟我上山……”对村民，黄大发能拿出的只有这样一个简单的“动员令”。结果，村里所有可以上山的人，都跟在了他后面……

这回，黄大发真的把大山撼动了。

4年之后，一条崭新的绵延十几里长的“天渠”，在崇山峻岭之中垒成。一股股清澈的山泉，从螺蛳河那边，途经道道山梁，潺潺地流进草王坝，灌入村里的每一块稻田……这一年秋天，草王坝的田野里飘出了稻香，每户农家的灶堂里洋溢着激动而欢乐的声音：“我们吃上白米饭啦！”“白米饭好香啊——”

五

香喷喷的白米饭，让草王坝人陶醉了许久日子。之后的日子，草王坝人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路走到了今天的全面小康。

而在家家户户吃上白米饭之后的20多年里，村民们常看到一位老人的身影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山崖上——

他，就是黄大发。每天，黄大发都会上山去巡视一趟他心爱的水渠。

我知道，在水渠修成的最后几年里，黄大发失去了22岁的宝贝女儿。在生死攸关的施工现场，一刻也不能离开的黄大发，自知无力更无时间送患肾衰竭的女儿出山去城里治病……

图为黄大发和乡亲们修建的水渠。

李森摄



致敬功勋党员⑤

一

我认识他是4年前的事。那时他已82岁，不到一米六的个头，站在我面前，让我看到山一般的坚毅，从此再没改变过他在我心中的形象。

他就是黄大发，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。今年“七一”前夕，他被中共中央授予“七一勋章”。

第一次见黄大发之后，我才真切体会到“大山”和“大山深处”的含义——

当地人讲，过去从县城到黄大发所在的村子，即使抄近路，也要翻山越岭走整整两天两夜。如今，这些边远山区都已通了公路，然而要想抵达这位老人所居住的小山村，仍要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两三个小时。第一天进山，我的头就被转晕了……粗略数了一下，汽车在群山之中至少拐了上百道弯。

黄大发老人早已在村口等候。“上山吧！”握过手之后，老人家便迈开稳健的步子，要我将我带到千米之上的悬崖，去看那条用尽了他一辈子的“天渠”。

上山。看渠。

群山峻岭之地，竟有股清冽冽的泉水在半山腰流淌！驻足观渠，我被这项杰作深深震撼。

“咱们再往前走……”老人家一次次这样招呼着我，生怕我止步。

我们一只手拿着一根竹竿作拐杖，另一只手则撑着雨伞。此刻正下着雨。身体的左侧，是峻峭嶙峋的山体，右侧则是万丈深渊。远望山脚下的公路，仿佛一缕细丝。

所谓的“天渠”，其实是在山体边缘挖出来的一条宽六七厘米、平均深50厘米左右的石渠。渠身的一边傍着大山山体，另一侧就是峭壁悬崖。

悬崖上的水渠坎沿宽度仅几十厘米，黄大发老人在上面健步如飞。第一次行走在如此峻险的悬崖边上的我，每迈一步，都心惊肉跳。

现在，我们只能弓着身子一步步挪动了——弯弯的水渠已嵌在悬崖的“脖颈”底下。

我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珠和雨水。同行的当地干部在后面拉住我：“要不就到这儿吧……”

而我，确实也犹豫了——前面到底还有多少险哟！

这时，距我五六米远的黄大发回过回头，两眼盯着我，一言不发。那一瞬，我的心颤动了：老人家是希望我能够看完这条他拼了命换来的“天渠”啊！从他坚毅的目光中我读懂了一件事：这水渠是他的全部生命，他希望别人能完完整整地了解它，从而也了解黄大发……

“走吧。”我下定了决心，再次迈开了步子。黄大发的脸上顿时露出微笑。随后他把手伸了过来。

当我握住老人家的手时，一股热流立刻涌至全身……我真的不再惧怕什么了。

继续前行。“前面就是水渠最险的地方，叫擦耳岩！”黄大发说。